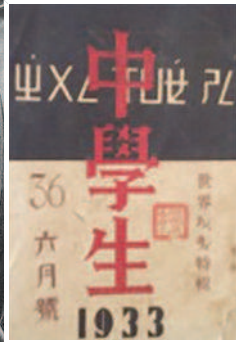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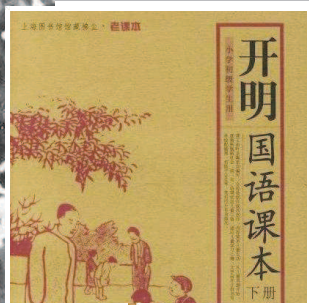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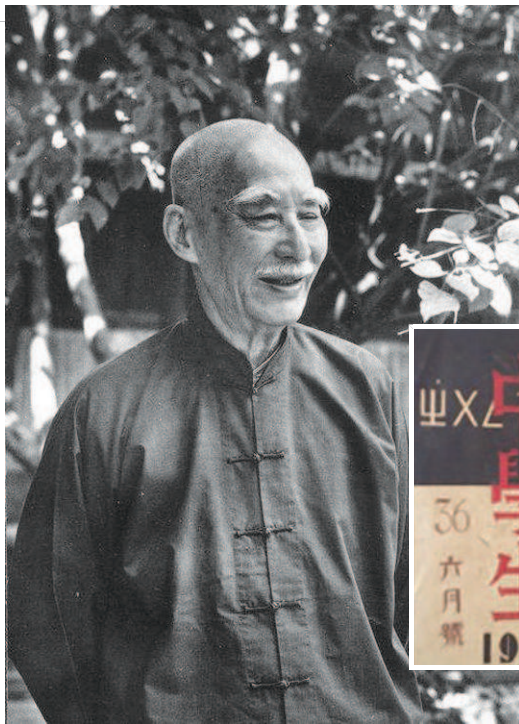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与叶圣陶通信的那些日子

张香还



▲叶圣陶写给本文作者的信

香還先生，八日惠書誦悉。微恙愈已月餘，近且一切如常，可請勿念。閱良先生畫幅，極喜，愛請足下代為懇切致謝，又作一詩奉酬，希請轉致。記昔年閱先生與許氏敦谷地，兄弟同在上海，相遇似在鄭振鐸先生寓所，距今將五十四年矣。吳其文教局葉玉吉奇同志處一信，希乞轉寄，我不悉其地址。四標古柏，甚可寶貴，我之意見，無非欲往觀者，得到暢道之鑑賞耳。勿復，即請近安。

葉聖陶 丁月十七日

▲叶圣陶和他主编的《开明国语课本》《中学生》《小说月报》

这几天，我常常会想到叶老，想到长长的那一串和他书信频繁往来的日子。在经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漫长的风风雨雨、那一些令人惶恐不安的岁月之后，能和这样一位长者、一位心仪已久的文坛前辈通信，随便提询一些问题，谈说一些琐琐碎碎、彼此乐于听闻的事情，实在是一件极为愉悦、难忘的事。

对于叶圣陶先生的印象，是在我做小学生的时候就开始了的。后来在 1947 年 5 月上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，我又曾去暨南大学，听过他和郭沫若、茅盾先后作的报告。在几十年前写的《叶圣陶和他的世界》“后记”中，我曾写下了这样几句话：

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，在叶圣陶诞生的那座江南古城，当我第一天背上书包，穿越冷街僻巷去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的小小书包里，就放置着由他编写、丰子恺作图的那本橘红色封面的《开明国语课本》。我最早认识的几个方块字，就是这本书的第一课“先生早，小朋友早！”以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又先后读到了他的童话、小说、新诗。从此，叶圣陶，就成为我最为熟悉的一个名字。仿佛，他就是我身边朝夕相处的一位可敬重的老师。

我也仍然记得暨南大学那一次他的讲话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平平淡淡，不像郭沫若，几句话就能把人的心鼓动起来。叶圣陶是一个

不善于言谈的人，但是，他却把他的心贴着大家，他的真诚、谦和、平易，是接触过他的人不会忘记的。除了文学家、编辑家，叶圣陶还是一位教育家，他关注着教育事业。上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那套《开明国语课本》，风行一时，就是他心血的结晶。翻开第一课“先生早，小朋友早！”这七个字，犹如春日的阳光，扑面而来。在这里，他灌注了平等、友爱的思想，使人感到温暖、亲切、快活。他反对“师道尊严”。他的这一套小学课本，就像他写的所有文学作品一样，带有“五四”所提倡的强烈的思想光辉。

我和叶老通信，开始于 1975 年下半年，一直到 1985 年叶老逝世前几年为止，其间约十年光景，积聚叶老来信 70 余封（其中有些还附寄叶老在报刊发表的作品）。上世纪 70 年代叶老来信多用毛笔书写，字迹平正温润，一如其往，叫人喜爱。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后，叶老目力、体力日趋下降，则多用钢笔或圆珠笔，字迹老树纷披，已现东倒西歪矣。现选部分抄录并稍加注释。

年少当教员时 课业常给人奏刀

香还同志：
承寄两书均诵悉。关于文学研究会，颇有投书相问者。我以前事多忘，且此会本极松散，往往答

之弗详，未能满人意。今答来示第一问。此会由郑振铎先生与在京友好倡议，约他地友人共同发起。其时我在苏乡用直镇为吴县第五高小之教员。答第二问。郑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创办《儿童世界》，此志需载童话，于是我始作童话。其时览翻译之童话无多，然不敢谓未受外来之影响也。答第三问。文学研究会曾否编印会会员录，今已不忆，故朱夏二先生是否会员，亦不能确言。我总算是会员，然亦未曾填写入会书也。附笔者，前书问及所用印章，此系他人所刻。我二十余岁时喜刻印，成绩不好，以后即不复捉刀矣。勿此奉复，幸恕简略。即颂近佳

叶圣陶
三月十三日上午
这封信写于 1976 年 3 月 13 日。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生活渐趋安定，我萌生了动动笔杆的想法，最想写的就是有关叶老的书，于是，就写信询问他的文学生涯，问及有关“文学研究会”的事。关于他年少在用直高小当教员时课业常给人奏刀的事，我也很想知道，就直截了当向他提了出来。所述“朱夏二先生”，即朱自清、夏丏尊，其实，朱、夏两位先生均属文学研究会会员。

香还同志：
手书昨接读。经我一说，足下即费去许多工夫拓出大批边款，甚为感动。我仅想寓目，而足

下嘱我不需寄还，我只得遵从，靠放大镜之助，逐一贴于惠赠之印辑中。如许边款，有若干看不清楚，然亦无碍，我总可以辨出，贴于相应之印章下。王湜华前晚来，告我已接到足下所寄旧印谱纸。伯祥先生为苏州人，与我同为草桥中学之同学，又为用直高小之同事，六十多年间过从甚密，有如亲弟兄。尚有顾颉刚，则七八岁时即在私塾中同学，相识更早。顾先生前日犹来我寓，而王先生已化为灰烬矣。我之所刻印，王湜华不久可打出寄上。我当时尚不会刻边款，故诸章皆无边款。足下嘱写些什么，待缓日为之，总能写极短之小记。我近日常看些印章，皆是王湜华与费在山送来。费在山收藏最富，足下对此有兴趣，可与通信，信封书“湖州笔店费在山”即可。因彼二人之催促，近年我作有关印章之题记三篇，我处无存稿，足下欲看，可托王费二人钞寄。一篇为王处所藏我之印存之题记，系语体，叙刻出若干印章时之情形。一篇为另外三位同志所藏我之印寄之题记，系文言，可托湜华去钞。又一篇为费在山《望舟楼印存》之题记，系文言，可托费钞寄。上海已热，我此刻尚穿薄棉袄。匆匆作复，说完即止。祝刻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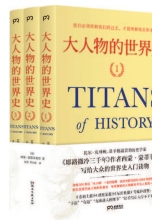
叶圣陶
四月廿七日下午
(下转第二版)



《告别的仪式》

[法]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著
孙凯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以白描的手法近距离地刻画了萨特晚年的日常生活、他为之奋斗的事业，以及他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。



《大人物的世界史》

[英]西蒙·蒙蒂菲奥里著
谷蕾 李小燕译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作者以翔实的史料、独特的纪传体笔法，依时间顺序讲述了 100 多位历史人物的故事及其对世界的影响。



《这就是中国》

张维为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作者结合自身经历，以生动鲜活的热点问题为切入点，建构出了一套政治领域的“中国标准”。



《第四病室》手稿珍藏本

巴金著
华文出版社出版

本书不仅为学界提供了研究巴金创作的宝贵材料；同时给读者提供了接近巴金心路历程的罕见文献。



《和博尔赫斯在一起》

[加拿大]阿尔维托·曼古埃尔著
李卓群译
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本书反思和评述了与博尔赫斯的阅读、写作及思想密切相关的人与事。